涇野先生春秋說志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

宣公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何曰稱夫人者見宣公當喪急婚以求安姜未至而已為夫人也稱婦姜者見敬嬴以妾母當國主昏而求安姜未至而已成婦也曰遂以者見宣公敬嬴皆為仲遂所使耳遂臣賊弑君喪人之國家固如此乎其後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是稱者何曰成公非喪而穆姜尚存則宜然耳宜然而亦書者何曰穀子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此

非刺不親迎乎曰惡大而過小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者何曰責晉也宋人弑君晉及諸侯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爲是受盟于楚而侵陳宋故盾救陳宋不書救宋責晉也故叙侵陳于侵宋之上見楚鄭討賊雖緩猶可與也削救宋于救陳之下見晉人黨惡之甚不可訓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亡也棐林伐鄭歷叙諸侯之爵若又無貶者何曰鄭穆方與浮海之嘆而宋文自緩瀦宮之誅以是與師可謂以群醉而凌狂士矣其叙爵者若曰此宋

公及諸取賂之君也見小利背大義而伐鄭矣穀梁胡氏皆以為美趙盾者非與白斯舉也亦趙盾弑夷臯之萌乎以是為美是夫子之賞姦宄也再書晉人宋人伐鄭者何曰猶棐林也足以考鄭人背晉向楚之實矣故二年大棘之戰鄭先伐宋而以宋及其罪乃定其後晉宋衛陳伐鄭止書侵矣以此見強于為善雖弱小必與黨于為惡雖強大不恕是春秋討賊之意也然則鄭之從楚不為黨夷狄乎曰比于受賂而黨弑君者猶為有說焉耳

二年晉趙穿弑君而書趙盾不亦悖乎曰穿之行弑

盾教之也故河曲之敗養寇惡也胥甲之放縱寇逆也侵崇之役授寇刃也桃園之舉即提彌明靈輒之鬪也迎子周于京師而即使寇則同志也盾為大臣使出而越境入而討賊猶且不免而況于不然乎故曰盾弒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者何曰此豈惟廢匡王之喪哉可以見逆天而郊逆地而望矣夫郊牛口傷天以告也改卜牛牛死告而不從天怒也天怒不畏而又僭于地猶三望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左丘明曰不郊亦

無望可也胡氏曰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楚子伐陸渾之戎者何曰著夷狄所由強也伐陸渾伐周也徃年宋人弒逆而晉及諸侯庇之楚之猾夏也為有詞今其伯國正卿亦且弒君而四鄰不問天討不興中國之弱甚矣成周之鼎可問而取也故伐陸渾之戎見所由來也

前既書晉宋衛陳侵鄭此又書楚人侵鄭削其鄭及晉平暨士會盟者何曰見鄭之難為國也為晉黨宋之弒君也而從楚則晉侵為楚之不能庇已也而復從晉則楚侵力小而無與其鄭乎可以免矣

楚人猾夏之罪不假言矣

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何以不肯也曰郯者魯私也莒者齊屬也莒子白魯君甚立齊侵其地而定其位吾不發其奸已矣莒之與郯非有弑逆之禍也其何辭以平故弗肯也伐莒取向者平之不獲而興忿兵也胡氏謂以利圖成者其本心可見矣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六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者何曰脅也蔑立之人何往而不惴哉其君欲土地則與之其臣欲子女則與之故傳曰六[illegible]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

高固者豈惟賂魯宣亦又脅齊惠姦人君行有邪僻而制于臣下率如此也

七年黑壤之盟不書公者何曰畧也盟不盟無益也魯專事齊不事晉衛欲爲晉致魯使良夫來盟公始如會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魯不與盟以賂免疑公有歉非主會盟者之過故諱之也今以爲畧者何曰晉人以公篡立也而黨齊爲是歟止之矣然魯宣立已七年矣曾不見討主會盟者固如是乎且晉有趙盾之逆宋有甸徒之逆鄭有歸生之逆而王使王叔桓公及晉成宋文鄭襄方講斯

盟何為者哉若盟篡逆則魯已躬行勿與可也若盟不篡立則三國言不顧行勿與可也蓋與則不為榮不與不為辱故曰畧也略之者重之也重則皆篡逆之人又奚問其盟也書良夫來盟則謂之何曰衛無弒逆之罪盟可也來盟不可也來盟為即篡立之黨耳

八年仲遂卒於垂者何曰不欲其為魯公子也管者彄忠於隱雖卒於致仕猶稱公子明君臣之義也遂殺大子赤兄弟而立宣公于魯則仇讎也又何公子之為書如齊而書公子者何曰著宣公親愛

相德之意眞兄弟也是故其生也宣公猶可加以
恩禮其死也則非宣公之所能制矣其伯禽諸廟
所痛絕也惟非宣公之所制故壬午書猶繹者不
待以大臣之禮也以爲失寵遇大臣之禮者何曰
若是則聖人爲賞亂賊也故穀梁子曰書仲遂䟽
之也得春秋之旨

九年會虛伐陳者何曰責晉及中國諸侯也陳及晉
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使晉能救之陳豈復成于
楚哉以中國之大不能庇一陳至復興兵伐之弱
小之國將何如而後可乎移此師以救陳齊桓之

功可幾矣故曰責晉也曰左氏為以討不睦胡氏以為與晉罪陳非歟曰胡氏嘗云鄭居大國之間從于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夫陳也猶夫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者何曰罪陳之君臣也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之惡著矣以治為不及子哀叔肸者如之何曰皆是也夫子不云乎殷有三仁三子者其庶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者何曰家玄翁曰是歲至桴栻

君五六十年此非杼也雖然杼之族其權間雖矣其所由來者漸矣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者何曰言故也君子而究其故宜為徵舒之所殺耳然則徵舒無罪乎曰以臣弒君又何言哉比于書人則不及比于書爵則有間矣

十一年辰陵之盟者何曰十年夏書晉宋衛曹伐鄭不書取成冬書楚子伐鄭不書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及戍鄭以見前救鄭之怠也伐則四國出師救則孤將幸成怠於救鄭於辰陵之盟也是故

一盟而徵舒誅陳國定中國諸侯所不能也陳鄭如之何其分從乎從楚有功從晉無效故取成戍鄭皆不書著楚莊之伯也

十二年邲之師何以不書救鄭也曰不成乎救鄭也雖為救鄭往不為救鄭戰是故以晉及戰也敗是師者先穀趙旃鞏韓厥諸人而書林父者何曰胡氏曰定于一也諸葛武侯祁山之戰馬謖違於街亭鄧芝失于箕谷而武侯遂以是自貶大將軍知春秋之意也

楚子滅蕭者何曰實也蕭由是潰也滅陳而書入入

鄭而書圍何以不實也曰楚雖縣陳以申叔時之
言而復行封未成乎然也楚雖入鄭以鄭伯之言
而復退三十里以許平未成乎入也然而皆足以
見楚之强矣
同盟清丘者何曰志不同也以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也伐者是則救者非救者是則伐者非皆非同盟
也故先縠華椒孔達皆稱人知然者修道不修言
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衛殺其大夫孔達先縠之
殺盡滅其族孔達之殺自縊而死皆書殺何曰先
縠違命喪師其亦族自取之也以如是之人而用

之可乎孔達以死利社稷而衛人畏晉從之是衛不有大夫也不有大夫與不知人而用為大夫皆當國者之罪也案惡不嫌同辭然則孔達背大國之盟而救陳若曰宋人伐之非其義則衛人救之亦可說也如從清丘之盟楚子以一中舟見殺之故不自反其不假道于宋也昝歲伐宋今歲圍宋況周乎一朞至使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而同盟諸侯乃無一能救之是尚為能恤病討貳乎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者何曰平者春秋之所善故傳書子反懼與華元盟經書平不書盟也又以見

著而歸父恃寵之勢至與[illegible]于晉侯並會而不忌文子亦含忌久矣歸父將欲謀人不知其人之謀已也若成公君臣逮于敗父之臣其罪自見不假言也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何曰書常燠也猶書無麥禾于歲杪耳故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夫自十月至二月皆冰時也十月不冰則十一月十二月冰十一月十二月不冰則正月二月冰二月啟凌室而無冰則無冰矣其失罰其所當罰乎三桓秉政而歸父

見逐其象固若是耳於是又知月數之不改也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何曰不與大夫結晉以背
齊也此季孫行父之志也而以許及之者何曰不
欲聽于行父也正卿而不聽之可乎曰正卿正則
聽正卿不正則勿聽不然是有臣而無君也
二年齊侯伐我北鄙何以不書取龍侵巢丘曰減齊
之罪見魯之自取也龍人不殺盧蒲就魁頃公臣
將盟而不入其封矣況宣公德齊立己也專意事
之將終身矣季孫行父惟以蕭同叔子笑己之悉
也故于宣公垂歿之盟晉以斷道怨歸父欲去三

桓而弃齊也又以宣公初没盟晉於赤棘當其國有篡逆也德齊過君父及其國勢少安矣背齊如寇仇故北鄙之伐晉之自取也故齊侯無貶辭于鞌之師晉有郤克士燮欒書韓厥衛有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乃獨書郤克良夫而於衆則并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何曰著季氏之强也故斷道之盟于宣公晉會若曰迫於行父不得不盟耳非宣公之所欲也此係三卿于行父之下又赤棘之盟書又者若曰俱乎行父不敢不行耳非三卿之所專也魯之君臣皆制于季氏

矣若郤克請八百乘于晉侯衛侯使良夫侵齊則固出於其君之命晉其主將一人禮也頃公不謹于禮怒四國之卿又伐魯北鄙敗衛新築以四國及戰何曰北鄙之伐魯之自取新築之敗衛之先侵于寧之師猶夫四國之志也為小忿而謀大舉也逢丑父逸頃公而受斮死難之烈士也奚不書曰當之時邴夏御丑父為右使齊不介馬而馳之以乞剪滅而朝食之志者皆丑父也且其以肱擊蛇于轏下遂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真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死有餘罪又何書哉

戰既書及袁婁之盟亦書及何曰皆非齊人之志也國武子致賂不獲已搉而去之四國請而盟之耳

取汶陽田何曰明求賂也前書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書取汶陽田明非齊歸我也蓋取之耳若其為是與郎耳則晉取紀甗玉磬衛取侵地皆可知矣

于蜀之盟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曹薛鄫之大夫也書人何曰左氏曰畏晉而竊與楚盟匱盟

也夫匱也者蔽也不敢顯其迹若隱暗之約小人之語耳蔡侯許男奚不書曰此盟嬰齊為主書於其上則失實書于其下則失名故從其乘楚車而失位也則不書此盟之惡者也何以弗諱公曰嬰齊侵我師於蜀遂至陽橋魯侯已會之矣使臧孫許賂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以公衡為質而請盟主是盟者公及嬰齊也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若他盟非我當事則可諱也是故匱盟者不匱也胡氏謂背華即夷不假言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京師王使單襄公辭公餞于

有王政矣奚不書曰王曰勿盟故春秋亦不得而籍之耳傳何得云爾也曰記其傳聞之言耳

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何曰罪晉及諸侯也方盟于蜀復伐于伯牛其罪晉及諸侯則鄭之罪可滅矣是故鄭公子偃帥侵諸侯之師于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者不書曰也盟蜀者魯衛宋曹并罪晉者何曰使魯宋衛曹為是盟者晉也晉不能主盟中國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不言廧咎如潰何曰春秋待中國嚴而詳待夷狄恕而畧

及荀東孫良夫盟何以不書人曰書公則公不能為之主書季氏則有君在國不可為之辭故不人也故穀梁子曰不言人者以國與之也於是而見政在大夫矣其後及郤犫盟及孫林父盟皆是說也

五年諸侯不奔天王之喪而同盟[illegible][illegible]也皆不臣也書爵何曰見之也天王崩于上而諸侯盟于下耳若書人則或曰微者或曰大夫𢓜緩辭也宋辭于靈之難不與盟亦書同盟何曰主鄭服也與之乎曰凡書同者未同也今年同盟而明年魯衛侵宋同盟何足貴乎故宋雖不與盟而書同魯衛書侵宋

見晉不能主同盟也而況命魯衛以侵之乎
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何曰得救道也
得救道則雖侵蔡也不書矣
晉遷新田重事也不書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書之
何曰初晉人謀居郇瑕氏也曰饒而近監國利君
欒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如
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為是而去故絳是擇民利而為之也易不云
乎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韓獻子為近之以
其如在絳也弗書其曰季孫行父如晉言未改晉

也用是而見動能益民者春秋弗禁也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牛乃免牛者何曰天不欲斯牛也天之牛鼷鼠焉能食之鼷鼠而食非天之牛矣故乃免牛者天免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有司之過也益灾也
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八國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獲鄭公鍾儀而不悉書何曰從善辭也善多從善惡多從惡猶前欒書救鄭遂侵蔡遇楚師于桑隧而還不書侵蔡也同盟馬陵何曰書同盟于救鄭

之下者順也書同盟於伐鄭之下者强也凡書同盟者未盡善也順而未盡善者何曰保鄭之道豈惟盟乎不然何未幾而鄭又叛也

吳伐郯及入州來何曰著夷狄之强以怨晉也初楚申公巫臣以夏姬奔晉怨側及嬰齊亦巳之族也乃自晉請使於吳遂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及戰陳吳是以有諸侯也故伐楚及巢及徐者夷狄自相攻也不書至伐郯入州來則侵中國矣故書以怨晉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不云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冬大雩何曰非非其時也故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於是而知月數之末改也凡書大者天子之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端定公啓之也夫良父秉大政于衛國身死未幾其子未有大惡也惡而逐之去之曰又身如晉以收其田里使林父萌叛逆之心者有自來矣故後七年于林父之歸不書復入亦不書納言有歸道也高閌以為美定公之知所惡者誤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者何曰

此見晉君之不德羣臣之無才也晉景無桓文之
志懼齊頃之七年不飲酒食肉也故使韓穿來季
文子無子產拒環之才乃私言于既餞之時故曰
歸之于齊王通曰輕與者必好奪晉景之謂矣孔
子曰雖得之必失之季文子之謂矣故使者不宜
使也來言者不宜來也歸之于者不宜歸也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獨書侵蔡者何曰侵楚
為報伐鄭之役可免也侵蔡何居故襄陵許翰曰
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何曰譏也杜預曰因聘而逆婦也蓋

與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此義行臣然後國爾

忌家矣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者何曰著其聘爲昏也因聘而講昏簡禮也納幣

而使卿越禮也過猶不及故皆書何以稱使何休

曰宋公無母也夫宋公無母則國老告廟攝主昏

矣書宋公使譏急昏也不然何方聘而講昏不然

又何使上卿以納幣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何曰見叔姬之無罪

杞桓公之有私也故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是

出之也五年書杞叔姬來歸則不欲顯其出也在

歸者五年矣其書卒也猶係之杞未失婦道也及其逆喪也不稱夫人知桓公不能有其妻也以歸者著叔姬之有歸道也然皆非叔姬之罪也且杞伯及叔姬爲夫婦年已六十矣而始出疑叔姬無子也不然則寵妾妬之也故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同盟于蒲何曰譏晉之失信于汶陽之田而瀆盟也季文子曰德則不兢尋盟何爲故未幾鄭叛而會楚于鄧知盟之無益也故曰同盟者不同也

晉人執鄭伯欒書伐鄭何曰責晉也鄭人貪利會楚

於鄧以背蒲盟責晉者何曰春秋正己而正人于
鞌之役取賂以盟汶陽之言二三其德鄭之所以
叛也故季文子曰行父懼晉之不遠猷而失諸侯
也故楚鄭會鄧嬰齊救鄭皆沒而不書特書執伐
于蒲盟之下隱鄭之從楚以顯晉之失信也不然
何晉稱人

楚公子嬰齊伐莒三潰楚人入鄆何曰責晉之不能
救也春盟于蒲冬遭大患而不恤伯者固如是乎
然則晉何以不救也曰晉景以士燮之言歸鍾儀
于楚以求成楚遂使公子辰來結成晉又使糴茷

如楚以報之晉楚既成焉能救莒然則許其成乎曰沒而不書獨書莒潰入鄆于蒲盟之下聖人責晉之意見矣蓋不與其成也不與其既盟中國叛而又之楚也此與鄭奚異乎故皆不書也

秦人白狄伐晉何曰責晉也晉外失信于諸侯內讒殺乎大夫盟莒而不救其潰伐鄭而不卹其憂此速鄭人之叛而召秦人白狄之師也故傳曰諸侯貳也季文子曰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斯言也驗矣胡氏家氏以為稱人罪秦者如之何曰于秦稱人于白狄舉號華夷自分

但並舉之則不可耳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不書晉命何曰罪晉也夫晉若責鄭之失信從楚也然鄭伯已如晉晉已執之矣又殺其行人矣伐其國都矣又命衛以侵之者何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楚使公子辰結成晉又使糴茷如楚又安尤乎鄭哉若衛受大國非禮之命輕用其師不貶而見矣其曰衛侯之弟者刺由是立耳

公會五國諸侯伐鄭何曰責晉也欒書以鄭人圍許而立髡頑也受子罕襄鍾之賂而已歸鄭伯其責

晉何曰上書鄭人圍許善公孫申之謀也若曰鄭君雖不在猶爲國有人乎此書伐鄭鄭盖没其歸鄭伯之事若曰鄭伯已執之矣而又屢伐之何也若鄭伯既至乃討立君者殺叔申則非義矣此書晉侯者州蒲乎曰然譬之天子晉景猶大上皇乎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盟何曰罪魯之君臣不能有立也成公如晉則使送楚諸侯不在則又止之請受盟而後得歸未幾而郤犨來乃又盟又未幾而行父如晉涖盟進退行止惟晉所使听命于天子不是過也季文子稱賢大夫而謀國如此何哉而晉

之君臣忌人之善言惟强力是恃皆可見矣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何曰罪累上也見王室猶侯國
也楚與伯輿爭政王已使劉子復之陽樊盟于鄄
而入三日復奔叛盟而失信則是自絶于天也宜
罪之在楚也曰俶惠襄偏楚者誰之過乎德政不
平而盟其臣亦已甚矣故楚不書名而書出王室
亦已挾矣有外之辭也然晉伯主受其逋逃而不
歸豈人臣哉故與穀梁子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上下皆失之矣
晉郤至爭鄇田于京師奚不書曰不成爭也王使劉

子單子訟于晉曰昔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蘇氏即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郤氏若治其舊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瑣澤之會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何以不書曰不與其有此盟也故林堯叟曰存中國也然傷之甚矣以是為傷中國也故是冬郤至如楚聘涖盟宴于地室楚公子罷如晉聘涖盟晉侯及罷盟于赤棘及前羅茂公子辰皆不書至於宋之盟楚且先歃雖欲存中國

不可得矣故始書
十三年公如京師何曰幸之也幸其有尊君之名不幸其無尊君之實也故書于郤錡乞師之下自京師會伐秦之上也夫會伐秦自起魯始也自京師者何胡氏曰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劉康公成肅公皆在會肅公又嘗受脤不敬康公譏之矣何以削之曰書此則若諸侯誠心朝王與聞其事而命二公矣然而未然也故沒其事則若諸侯出京師而始伐秦而王不知矣也猶爲有王乎不然天子三公加外諸侯一等曹伯廬卒

于師尚書之成肅公卒于瑕削之何邪曰下書公至自伐秦故不書卒瑕也孫炎曰不以京師者明本非朝京師也足以考削劉單之意也

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由衛君辨之不早也故孫炎曰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李廉曰林父逐衎立剽叛戚且為之伐衛皆關乎是也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以為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曰非也胡氏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故穀梁子曰大夫以夫

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何曰劉炫曰仲遂受姓為仲氏故子孫稱仲也胡氏以為以後歸父則叔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者誤矣

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何曰實晉而猶未盡然也夫同盟已許其為曹伯矣故其執也書曹伯不書名猶曰晉已許為曹伯而又執之也程子曰稽夫討也而張合亦曰一舉措不當遂開釋敎之門可不慎乎諸侯將見曹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以守節遂出奔宋何以不書曰初

負芻之爲逆也子臧將亡亦請而遂已於此而奔

奔之後矣故弗書也

楚子伐鄭何曰足以考晉楚得成之無益此宋西門之盟所以前而不書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言楚之不可信必至此也鄭子罕侵楚取新石亦不書所係小也

宋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許其討賊而後入故書叔大夫山於華元歸宋之下而山去其族其說是也魚石向爲人向帶鱗朱魚府皆山族而出奔者也何獨書魚石曰魚石爲左師在六官

之上蕩澤所恃以殺公子肥者也書魚石舉重也
何以不去其族曰比于手伐本根者則有間矣且
華元之奔也魚石能止之華元之入也魚石能請
之是殺山者亦石之力也與趙穿恃盾以弑君盾
反討賊者異矣故不去其族
于鍾離而書會何曰不與其會吳也已會吳矣而又會
何也故穀梁子曰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故雖以中
國大夫猶不欲其往會吳子也況于相皆諸侯乎
比而不愼黃池之盟爭伯矣
許遷于葉則楚公子申遷之也曰遷云何曰許畏鄭

遏請于楚耳中國不能居則入夷狄矣許之不能

自強固可責而中國之不能守小尤可罪也

十六年楚子及背盟侵鄭鄭亦叛晉侵宋晉厲乞合諸侯之師未及也而先敗楚鄭于鄢陵斯亦安撥之師城濮之類也何以晉及曰此譏人責中國以徳不以兵威之意也故當其時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之君臣不能聽言怙恃兵力一戰幸勝遂自驕溢楚猶是滋為中國患自鄢陵始故曰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何曰罪非楚共及嬰齊也共王雖

自任過而于東則欲子反圖之也然則貪利背盟
忌申叔時之言而集其咎于君目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

沙隨不見公何曰此雖晉郤犨取僑如之貨而譖公
于晉厲也君子而求其故焉則公上不能正其母
下不能治其臣亦宜乎其然耳諸傳以為自反而
縮者何歟

會伐鄭書尹子者何曰挾王臣以討鄭也故自京師
會伐秦削劉子單子者明無朝王之實此書尹子
者明有挾王之意然後天子尊而諸侯卑矣

沙隨不見公而書公至自會公再下會君子及諸侯伐
鄭亦未見公書公至自會何曰晉不欲晉郤犨聽
僑如之譖而止公也若曰公實與焉耳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何曰稱人而執見郤
犨聽僑如之譖非其執也舍之于者見季文子之
無罪而復舍之也其范文子所謂信讓忠而棄忠
良乎故下書僑如奔齊行父及郤犨盟刺公子偃
拜上沙隨不見公則穆姜與僑如欲去季孟以立
偃之情僑如譖行父及蔑之實郤犨取貨之跡行
父代君而見執之忠而公殺無罪之弟皆可見矣

十七年衛北宮括帥師侵鄭不書鄭子駟侵晉虛滑

公會尹單及諸侯伐鄭同盟柯陵不書楚子重救鄭公再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又不書楚公子申救鄭何曰畧楚鄭之師見王室不兢德而重以兵力加人雖以王臣伯主屢伐而不能服也故柯陵之盟畧尹單于外諸侯而書同若曰以同盟而病楚斯亦末乎襄三年雞澤同盟亦猶是耳

郤錡郤犫郤至之殺厲公聽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而殺之也胥童之殺欒書中行偃殺之也厲公之弒欒書中行偃執諸匠麗氏而使程滑弒之也皆書

曰晉何曰晁晉之君臣皆無道也夫三郤之死雖
厲公驕讒然實欒書之謟也君不得獨受其咎矣
厲公之弑胥童之殺雖書偃之為然其無道之甚
讒邪之慘蠱晉國之所同也晉人亦當分其惡矣
故書晉也若郤錡將聘不敬郤犨取賂僑如郤至
譖殺宗伯其與五僑奚異哉皆足以殺其軀耳
齊高無咎出奔莒不書高弱以盧叛及下年書齊殺
其大夫國佐不書國佐殺慶克于盧師以穀叛何
曰此春秋免高國之辭也齊靈上縱其母穀孟子
而使慶克亂于宮闈不能誅已矣乃聽其讒譖削

鮑牽逐無咎宜高弱之以盧叛也又使慶克圍盧
賊安在我國佐同姓之臣誅克是也但不應以穀
叛耳以叛而復受君盟亦已免矣乃又殺之何也
齊靈將不欲正國乎
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何曰晉方弑君公不能討
而又朝之其斯以為危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魴來乞師何曰罪晉侯也國有
弑逆悼公初立雖能逐不臣者七人乃舍欒書荀
偃之首惡而不討反遣使修聘乞師為他人謀時
謂舍田而耘人之田矣其以書偃弑君之後使荀

盖士魴逆己于京師而得之乎是雖不與聞乎故亦縱賊之徒也故春書君弑夏書士魴乞師冬虛橙同盟又書晉侯以為主罪其縱賊忌惡也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以魚石係之宋何曰蕩澤之殺公子肥固恃魚石然迎華元以殺蕩澤者則魚石耳討其功亦可贖其過故不終絕也係之宋又書復入不以彭城係之宋也若曰猶為我國耳視歸雖不及視納與叛則又過也故其下諸國圍宋彭城也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夫晉悼初伯而刑賞如此則得之矣其不書老佐華

嘗圍彭城而書諸國大夫圍宋彭城於楚鄭侵宋之下何曰魚石若自是歸而請罪于君以補前行之愆猶可赦也乃復假强夷之師以敵國兵是幾乎叛矣故子重救彭城不書而書侵始以彭城係之宋明楚之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終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四

襄公

元年既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使賊討賊也圍者欒書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大書偃弒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簡之道每如是故春秋若取其事而必覈其實

二年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也宋師主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

至是既有國與晉率二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諸大夫再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鄭也曰雖責鄭之不能有亦以大虎牢也若曰虎牢中國之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之防諸侯不與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矣此仲孫蔑之謀而荀罃尊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何曰罪魯大臣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即位至是方七歲耳而晉悼止長十歲皆孺子侯也為國大臣者固不可以君之無知而長其驕亦不可以君之無知而踰

其卑孟獻子相其君稽首于晉且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是欺其君之無知太甲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子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如會何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亦煩乎曰不以新附之大夫敵諸侯也故杜預曰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之勢也及盟晉之

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之乎曰以同盟而懼楚亦未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知肆棄以怒楚其能安乎且當與而與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愬戎于晉而魏絳受戎虎豹之皮以和戎矣為是執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故我斯嘗權諸侯湊王室戎夷狄亦掩王矣書而要之人倫滅矣故削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

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
于晉以臧紇至是穆叔以鄫覲也以鄫覲故先豹
其實也不以大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
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
然所以服楚者亦末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
書公至自救陳者則又致勞矣言不能終有陳徒
勞而無功也故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
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

與戎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惡足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即獻子之言亦可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鄬之會為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弑其君責晉奈何曰鄭子駟子豐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

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于是弑之于鄵耳使鄭大夫之弑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者鄭伯也書弑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瘧疾之偽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其實而書于鄵誅鄭大夫也鄭伯方弑于鄵晉不能討誠子駟之所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寧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懼而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為為中國諱較深于以為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

弒僖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騑何曰子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發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所謂正卿蓋騑也是子國亦知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得已也故子囊之師未至而鄭犧牲玉帛已待于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于鄵蓋諸大夫不欲其見之也

邢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

猶存不敢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晉侯鄭伯也且子駟去年弑僖公于鄵今年鄭簡公即會于邢丘而不見討如此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虛乎故君子以宿為會魯君也晉悼鄭簡並奈何狀然則何至人諸大夫乎曰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之不稱人也

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晉及諸侯且志不同也晉士匄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嗟乎伯者所見之早也子駟負弒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不討其弒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閱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桐門矣

十年公會十一國諸侯及吳子于柤遂滅偪陽以予宋向戌向戌不受以予宋公遂以偪陽子歸則何以言遂滅曰言易也若偪士匄親受矢石不及七日克之也不書歸免偪陽子也穀梁子曰遂直遂也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也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爲黜車爭田之故殺子騑于朝及子國子耳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騑弒其君髠頑以從楚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名其罪以討之而本國之大夫子國子耳者又且從之猶爲國有人乎故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曾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書大夫明其爲于鄭之賊也騑弒其君并及發輒

者何曰子公弒君而書于家謂其從也況二子可否悝騑是聽雖家人子弟之忠言悝恐騑聞之以遺戮其何以為鄉乎故逮之也子產聞盜庀群司閉府庫愼藏閉完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奚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戍虎牢係之鄭城不係之鄭者何曰城疑諸侯之能有虎牢也故不鄭戍斷諸侯不能有虎牢也故係鄭曰此鄭虎牢也我安能戍之哉如其能有也又奚書于襄救鄭及楚鄭伐宋乎故公羊子曰係之

鄭諸侯莫之主有也穀梁子曰曰鄭虎牢決鄭乎

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宜作也三軍衆之舊也

矣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

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也

益季氏擅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

之誅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

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使當驕殺僖公之日中國舉師以討驕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乎人情如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甚斯之謂歟

伐鄭會肖魚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于是歸鄭囚納斥候禁侵掠燚不書盟曰已盟而後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如會如盟完成備例也不書何哉曰晉人取鄭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鎛磐

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
可議焉胡氏以為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
大端若更能絕其賄賂斯近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
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
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
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
乎曰貶秦而怒晉也故家玄翁曰不與秦人為楚
而救鄭也

十二年王求昏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
劉夏逆后此可勿志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
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為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
秦何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
季孫之强也見季孫以御為介也齊崔杼宋華閱
衛北宮括奚稱人曰左氏曰貶其情慢不攝也伐
秦書括攝也夫情慢不及會書之秦何曰為宋與
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列也以其不知為閑也
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不叛也故同宋范
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有辭也使即

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其已殊會又書戎子亦已甚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而息荀偃欲西欒黶欲東多遺秦禽迁延無功其晉政之衰乎

衛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為文師曠所譏晉悼者是也見衛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父逐之罪也若曰衛獻雖有三罪自取出奔然猶可以君國未應止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强臣而存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矯子伯子皮于行四大夫

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庾公差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何曰不與其立也若林父自為君也

會于戚何曰譏晉侯及諸大夫也孫林父逐君立剽晉侯乃聽師曠荀偃之言以定衛人之倫滅矣奚不貶而稱人曰以顯孫林父故弗人也顯林父而弗人季孫宿士匄華閱公孫蠆亦弗人何曰猶林父也故高閱曰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曰兵弱

不敢救也雖城成郛其奈何是故莒四伐于前齊六伐于後邾三伐于中皆自作三軍始也故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

十六年楚晉悼公卒書曰見于賢君而反簡禮也悼公在位十有六年即位入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一月取六官于民譽八年九合三分四軍雖其大道未聞當其天資視桓文猶過也魯于厲公親往楚之其余他公數遣上卿至是而使微者會葬可謂失輕重矣宜乎于天王之喪忽然不往也

湨梁之會十一國諸侯爲邾莒討也而獨書大夫盟者何曰盟重事也會輕事也諸侯當其輕大夫當其重此世變也且以一齊高厚之逃而爲是盟蓋不得乎大夫則不可以爲諸侯矣于是而見晉平公不能繼悼公之業而羊舌肸非智罃之材傷之甚也故公羊子曰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晉許大夫不可晉人伐許先書鄭伯何曰陳傅良曰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小也君臣

之分也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以曹人訽蒯父之逐君也伐曹
取重丘獨書石買何曰著買之黨惡而伐人也逐
君者可知矣曹人訴晉晉執買于長子執蒯于純
晉又獨書石買何曰言逐君者晉已定其位又執
其子則非情也以為非情而不書書執石買晉侯
馭刑之失輕重黨惡之私情見矣
十八年書同圍齊何曰合莒邾曹衛魯也莒邾報齊
之黨而黨晉之仇曹衛則自相仇者也今晉能合
之而無異故曰同圍齊諸前傳皆以為同惡齊則

此諸侯嘗亞陳鄭楚屢伐圍者也奚不書同乎若齊靈背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自得此圍不假言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何曰著惡人之善終于師也有師而不加也使罪人得以完終焉雖然人不討而天終討之曰卒之于師耳

十九年同盟祝柯反不書同如圍齊何曰方盟祝柯而即執邾子當其盟則有不同心者矣圍齊而以伐致何曰怒咎也圍齊者諸侯伐齊者魯也齊人率邾莒九伐而三圍乎魯陽魯穀之未過也

取邾田自漷水則諸侯次于泗上疆之以歸魯者奚

言乎魯取曰譏魯及晉也魯取其田于邾晉取其賂于魯其義一也若皆執邾子而取之者也

晉欒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奚不書欒魴曰著林父之惡也既逐其君于齊又伐其君于齊耳若書欒魴則斯師之名義謂何此聖人討賊之精意張洽以為林父並將者非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何以書鄭殺而不去其大夫曰討純門之師及為政而專者豈至殺乎若討西宮之難嘉在賞之之列矣

二十年盟于澶淵齊服也奚不書同曰越二年而齊復伐衛伐晉安在其為服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何曰此見中國之弱而陳蔡之國皆懼楚也故出奔者亦不敢之中國耳燮謀國以從晉而見殺慶虎慶寅譖黃而楚討中國不能庇則夷狄從耳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使臧武仲詰盜武仲曰庶其竊邑于邾子為正卿妻以公之姑姊皆有賜于從者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此盜也奚不書叛曰其始也邾雖從齊伐魯矣然晉人兩執其君魯又取邾田自漷水未幾仲孫速又伐邾邾邾小國也侵削若是庶其所以不能安于邾也越二年邾畀我亦來奔矣故聖人不以叛書責魯邾之君也邾子不能安其臣魯遇之使叛而又受之若曰誨之為盜也庶其之罪又何言哉

晉欒盈出奔楚則其母之欒祁通于州賓懼盈之討也譖于其外祖士匄而逐之者也奚以自奔為文曰欒黶汰虐已甚而懷子又濟其父之惡故有母不能正是以出也然范宣子不能正其女獨無罪

乎曰女已出在外者也盍有代我而主之者也夫宣子已逐懷子又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羊舌虎雖賢如叔向亦幾不免不亦過乎又奚不書曰斯皆欒盈之黨多淫于家者也若叔向者社稷之固宣子從祁奚言諸公而免之亦可謂得善善惡惡之常矣以為常而不書其春秋示賞罰人之道乎

商任之會何曰左氏曰錮欒盈也可乎曰聚其也以一大夫之私憾動八國諸侯使其世臣不獲容于天下大夫幾乎有天子之權矣此且為聚而況于沙

隨之會再錮之乎然沙隨之會盈已在齊而齊侯與會安在其為錮也

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何也曰譏楚之無君臣也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則亦康王未能禁之于蚤也乃謀于其子而殺之并其子死之則康王之過也觀起棄疾之死奚不書曰觀起小臣而僭侈棄疾謀君而殺父皆宜死者也然則棄疾如之何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憎乎舒也不逢申叔豫耳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則齊侯使析

歸父以潘載而納之于曲沃者也奚不書自曰陸淳曰潛至也入曲沃又書入晉何曰盈之入也晉人大懼范宣子以其子桓子之謀奉君以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則若已入晉矣其曰入曲沃者則士鞅逆魏舒以如公使斐豹殺督戎以敗欒氏盈奔曲沃盍不成乎入晉也故又曰入于曲沃比魚石之罪加一等矣故曰晉人殺欒盈胡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嘗追齊師獲晏氂奚不書曰免晉也免晉則罪齊矣又何以先伐衛也曰意在伐

衛以伐晉爲奇兵耳故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初舉斯師者乃齊也

臧孫紇出奔邾則孟孫羯譖紇將爲亂季孫宿怒而逐之者也奚言乎自奔曰紇既阿季孫之私廢公鉏之長而立悼子故羯用豐點之謀借公鉏以立已而廢其先秩也羯德公鉏公鉏怨紇故羯亦怨紇故借除于臧氏以甲從而譖行紇由是斬鹿門之關以出也其自取乎故仲尼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紇自邾如

防自防奔齊奚不書奔齊紇自防使來告曰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若不獲立則
不辟邑矣不書奔齊而書奔邾明要君也
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華周杞梁不貪莒子重賂以棄
君命遂死于陳奚不書曰齊侯以强襲弱罪莫大
焉二子不正其君而犯難焉曾其妻之不若也故
勿書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何曰杜預曰賀克欒氏也夫
穆叔謂范宣子以三不朽豈其以克欒氏為立功
乎亦已誤矣

叔孫豹如京師何曰穀洛鬭毀王宮齊人城之穆子始入賀也始入賀而王即以大路賜之不知為侯來朝何以與之乎當是時也諸侯如天子大夫如諸侯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于崔氏不書殺賈舉州綽邴師祝佗父十人者晏嬰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是已若大史兄弟三人者皆以書弑君而死之亦奚不書曰史載人君之言動有微諫之義焉至使莊公數報棠姜于崔杼之第以役其身而後死焉則亦奚史乎哉

再會夷儀以伐齊奚不書伐齊曰本為報朝歌之役乃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而止也若書伐齊疑于得討崔杼之弒矣為其失實也故不書其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者曰諸侯同盟于齊之地耳蓋若齊景及崔杼皆主斯會也人倫于是滅矣此春秋討賊之意也

會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立之剽也入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逐之衎也皆不名何曰不書剽見林父當國而諸侯定其位也不書衎見林父之不得而逐也然則剽亦與有罪焉若曰君方自夷儀入焉

國中立為君者誰耶一國而二君可乎若書什恐
疑于剽之當立也
鄭公孫舍之及子產入陳陳侯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而還是役
也諸御皆與不稱人又獨書子展者何曰見陳嘗
黨楚以伐鄭之罪也故子產戎服獻捷于晉數陳
之罪士莊伯不能詰仲尼亦許其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也若是已矣公孫夏何以又伐陳也曰初

未成也自是陳始及鄭矣然則與鄭乎曰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討之子產誅鄭乃舍介狄而入陳不亦左乎此惠而不知為政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何曰喜嘗從其父以君剽矣又從其父而弑之為君者亦已難矣故右寗殺曰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其曰甯喜弑其君剽甯喜之君也立剽奚不書曰不與其立剽也亦以見孫甯逐君而當君也至其見弑而後書者録衎入與喜罪也林父逐君十二年矣列會諸侯大夫不書叛至是始書入戚以叛何曰著始制戚者

之過也又以見立剽而逐衎皆林父也前十二年非叛乎曰林父雖叛衎未叛社稷社稷為重君為輕故于衛侯復歸書名也前何以不書名曰前若名衎則剽為賢而當立矣剽既弑然後可名衎以責其失地也初衎與喜之言歸也喜曰必子鮮在子鮮既言公命于喜喜而後弑剽也奚不及乎鱄曰子鮮一心以從衎者也安知所謂剽哉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林父告則出奔君逐而復仕寗喜告則出奔君弑而復仕忠臣固如是乎曰伯玉未執國政先難而行者也夫子以為卷而懷之者其

此也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奚稱人曰貶其釋君而助臣也故其下執甯喜亦稱晉人言執非其罪也曰汝何納君而伐孫氏也然則鄭良霄無貶乎曰胡氏曰鄭子產新得政為衛侯故如晉而晉即會之也晉人執衛侯因之士弱氏奚不書曰未成乎執也晏嬰私于叔向曰為臣執君若之何趙文子告于晉侯釋之矣

宋公殺其世子痤此寺人伊戾之讒向戌之疾芮姬

之變也矣言乎士不公曰行二人之志者誰也夫小人一行間焉父子夫性且不能保况疎遠之賢乎此人君之側君子常少諂諛常多豈之所以鮮治也

二十七年于宋之會向戍欲弭諸侯之兵叅晉趙武楚屈建主會以長楚者也是夷狄之盛也矣不書人曰書人則無以明其為諸大夫也明其為諸大夫而以趙武屈建主會中國夷狄之勢成矣是大夫之為也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謂是乎其長晉者何曰楚雖先歃然長晉者非

矣之也若曰尸此盟者其晉乎中國胥而為夷矣
然則何成之謀不善邪曰當是時也石惡崔杼皆
弑君諸大夫為此會以伐之楚將斂衽而朝矣曾
是不為乃驅中國以長戎以為美乎
衛殺其大夫寗喜喜嘗弑君剽而喜衛殺不去大夫
何曰夫剽喜以為君而喜弑之故曰喜弑其君言
喜之君也故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夫喜衎以為大夫而衎殺之故曰衛殺言衎之
大夫也故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故鱄出奔晉穀梁子以為鱄之去合乎

春秋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何曰以見于宋之會無諸侯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大夫也復盟于宋以從楚耳蓋不能討齊弑君相率而入于夷狄也是中國之滅大夫之罪也孫覺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于宋之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公羊子以為再言豹者殆諸侯也為衛石惡在是也曰衛石惡在是以為殆諸侯齊崔杼不在是不盛勤諸侯乎

二十八年齊慶封盧蒲嫳殺崔成崔彊遂殺崔杼及其族奚不書齊人殺崔杼乎曰此非討賊也杼再娶東郭姜生明遂廢其前子成彊而以東郭姜之孫棠無咎及東郭偃為相成彊殺偃無咎杼怒而見慶封慶封遂及嫳討成彊殺之盡滅崔氏之族非其討賊也故不書其書慶封來奔何曰子家好田而嗜酒乃以其政委於其子舍遂及嫳易內而飲酒物崔慶為黨而弒莊公莊公之幸臣盧蒲癸王何皆出奔至是爲所復嬖于舍故癸何得以殺舍于嘗而子家不能入也夫當其弒君也崔慶莫強

焉未幾而而族慎艶亂臣賊子可以懼矣其曰來

奔者罪我之納逆也

公如楚則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奚獨書公曰存

中國也若備書旅見乎楚則中國之弱亦甚矣是

向戌之故禍也聖人所不忍也但舉魯以見之耳

嗚呼于天子未有若是行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何曰天王崩而公在

楚以送葬不亦慎乎且公外則楚止送葬以親襚

內則季孫宿取卞而不敢入榮成伯為之賦式微

公之昏弱亦甚矣故穀梁子以為閔公也其訓公

至自楚則曰喜之也殆閔其往而喜其來也可以
得經意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何曰見魯之不兢也內
則分于三家士鞅至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外則侵
于諸侯為晉歸田甘自瘠以肥杞故書杞子來盟
于士鞅來聘之下亦以見晉有所求而為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何也曰顯札也顯之奚不字之曰君
前臣名禮之大閑也故季友子突叔盻書字者皆
不在君前也然則何為乎顯札曰札之行雖過乎
中庸然其譏國之風足以厲春秋時之亂賊矣紀

乎吳子且舉號焉此而書札故以知其為賢之也胡
氏之說非歟曰非也札在襄二十九年來聘昭十
五年夷末卒二年趙武方問季子得立于吳屈孤
庸也亂未至而預刺之春秋不如是之刺也

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何曰賢
之也待傳姆而卒于火可以為共矣其無忝于夫
之謚乎然則何以賢之曰當是時也天下諸侯大
夫或上叛其天王或下逆其君父書共姬以見一
婦人也優乎天下之大夫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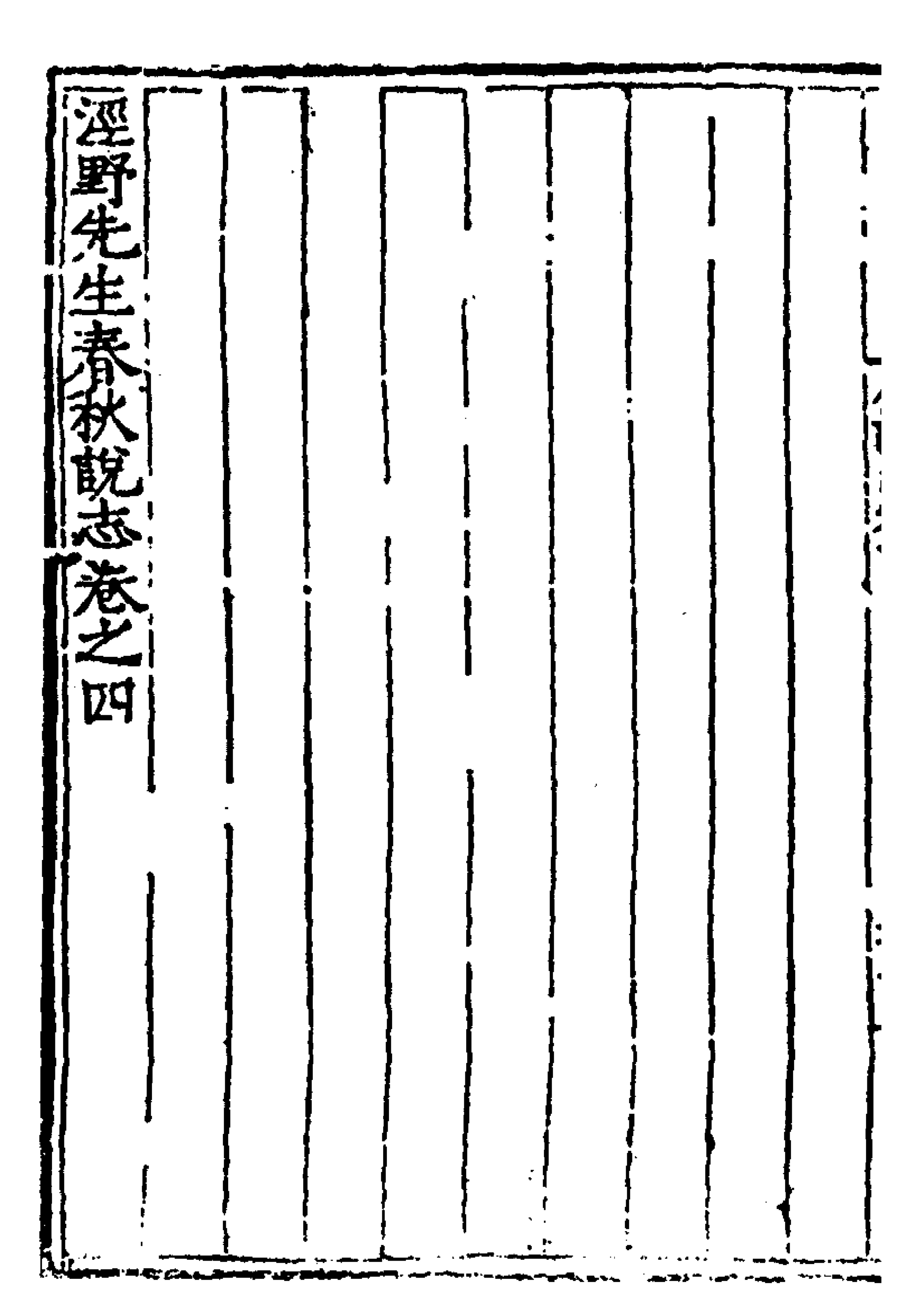
天王殺其弟佞夫夫殺佞夫者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過聳成也而曰天王殺弟者何曰儋括逐成愆而欲立佞夫佞夫所不知也佞夫王之母弟也此五臣者非有王之意安敢動斯必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子產嘗枕肱而哭斂襚而殯之則伯有者亦未爲盡非也况子晳駟帶相爭殺之乎乃去大夫而書鄭人殺之者何曰伯有汰侈嗜酒而飲于窟室而又强使子晳如楚子晳率駟氏之甲以伐之伯有奔許已矣乃復因鄭伯及大夫盟于大宮也遂及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北門駟帶始率國人殺之羊肆耳

故以討賊書也然則子產非歟曰雖勿哭可也惠而不知為政其此也乎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何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乃舍去疾而立展輿又廢之而且行實焉國人為是弑之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程氏之說可謂得經旨矣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四